

古
今
釋
疑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字體

六書

說文

石鼓文

傳國璽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六目錄

汗青閣

石經

法帖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合山方中

字體

字起于倉頡。所謂古文也。

路史曰。呂不韋書云。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

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曰。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謚等。遂以爲黃帝史官。蓋肇謬于宋衷之世本注。不知何據而言。此崔瑗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得之矣。通雅云。上古必已造字。而黃帝史亦名倉頡。夏造六書。未可知也。上古事遠。當推其大槩而聽之。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

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其後列國各任私意而爲字。

如六書統所載。一字至一二百。

秦併天

下。乃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七章。車府令

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多取

史籀篇。或頗省改。所謂秦篆。卽小篆也。是時程邈又

造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大

篆。小篆。

熊朋來楊慎據黃帝刀布言小篆不始于秦。然升菴辨石鼓又謂文類小篆。非宣王時物。

何自參差。刻符蟲書。

顏師古曰。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摹印。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

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刻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署書。蕭子良云。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及書。徐鍇于及也。及體八爪。隸書。王僧虔曰。秦獄吏程邈善大。隨其勢而書之。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曰。謂施之于徒隸也。漢興有草書。故

自倉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而漢尉律試學童。則以

古文。

謂孔壁蝌蚪文字。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壁類者也。奇字。即古文。

隋唐志有古文奇字一卷。衛宏爲之序。

篆書。即小篆。

隸書。繆篆。即摹蟲書。

之六體。

新莽使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

曰鳥蟲。卽漢六體也。佐書卽隸書。鳥蟲卽蟲書。並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

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因事生變也。閭里書師。乃合倉

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

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

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

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急就有曹壽解。顏之

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而顏之推孫師古

解訓爲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象寫。亦有筆改。如洞爲價之類。至元始中。召天下

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爰禮秦
近。曾此被賞。楊雄取諸家有用者作訓纂。易倉頡重
複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今皆
不存。而宣帝時。又嘗徵齊人能正讀倉頡者。張敞從
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亦不存。隋志云。梁
卷。漢司空杜林注。亡。○按考工記注。倉頡篇有鞞。堯
又曰有柯。檮。安紀注。春秋釋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
皆引倉頡篇。蘇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
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史記正
義引訓纂云。戶
也。惟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以作
凡鄴三字一也。

說文解字乃小篆之僅存者也。履按所謂隸書卽今楷書。淳化帖有程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也。黃長睿皆以爲僞。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誤以八分爲隸。則自歐陽修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曰。韓毅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臺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

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體爲隸也。八分者。李陽冰曰。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書苑曰。蔡琰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或曰。邕有八體。各分其一。石經正蔡邕八分書也。所謂草書。則宜和譜以爲始于章帝時。故號章草。若淳化首詎可信乎。或云。急就章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羅願曰。自東漢杜度。

張芝善橐法。始用以寫急就章。說者因謂草書起于史游。蓋不察也。東觀餘論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草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故章草當在草書先。履按隋志曰。草書漢初作。則不始于東漢矣。蕭子良云。董仲舒欲言災異。橐草未上。卽爲橐書。橐者。艸之初也。徐鉉復辨橐草是創草。非草書。何泥耶。至古篆。惟見于金石。歐陽修始爲集古。而劉攽。呂大臨。趙明誠。王楚。黃伯思。董道。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葉夢得。王球。

蔡珪。吾衍。楊慎。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趙岫。田汝
耕。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良合刻
符摹印之體。朱宜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夏。姜
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小
學中之緒餘矣。詳見通雅
小學大畧。

六書

漢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說文曰。一曰指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楊用修曰。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

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鄭漁仲六書略論假借極有發明。說轉注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按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故許慎云。考老是也。毛晃曰。老字下从匕。音化。考字下从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栢亦以考老之訓。

爲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爲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張謙中復古編。奉說文者。亦曰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也。假借則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也。趙古則曰。轉注者。展

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也。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轉三聲。有轉四聲。至八九轉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有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康成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考。考耆。孝耆。六字。皆以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至爲聲。今夾漈皆入轉注之篇。可乎哉。焦弱侯曰。

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際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聲並義。不爲轉注者。又云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旁音協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乎。履按六書之名。亦漢儒之粗解。非通論也。自漁仲乃明假借之用。搗謙用修乃明轉注之用。弱

侯推廣所說。蓋已犁然。而趙凡夫復主叔重考老之說。專以諧聲之偏旁爲轉注。與諸家爭六者之次第。則拘矣。通雅曰。人所貴者心。而不離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離五者。則當以意爲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見者起意也。名爲五官。用時並用。名爲六書。一字並存。如見日月之形。卽指日月之事。卽有日月之聲。而指爲日月之意。卽會焉。指上下之事。卽成上下之形。而聲意亦會焉。不得已而分例。亦猶不得已。

而分五音二變也。何音不具七調哉。特文字有形而易窮。因形立事。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故轉借爲多。卽所謂象形指事者。豈能使形酷肖。使事詳具乎。則繁瑣紛累。不可動筆矣。形與事。亦得其大畧彷彿而已。故有轉注之形。有假借之形。有轉注之聲意。有假借之聲意。總言之。惟形與聲。分言之。形猶物也。事猶務也。有所稱呼。必配一字。故通形事之變。立上下偏旁。而諧以聲焉。或分合以見意。又轉假以通其變。因

有六書之名。必欲以散見旁通之六道。而拘拘以凡例盡之。指之曰此何例也。執矣。

說文

說文解字。分別部居。十四篇。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許慎纂。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

上之。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林。以補其闕遺。僧雲

勝註。今往往附見說文。

李異岩曰。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

陳顧野

王復因說文。造玉篇。愈增多其文。然叔重專爲篆學。

而野王雜以隸書。非復說文之舊。唐大曆間。李陽冰

獨以篆學得名。乃更刊定說文。至南唐徐鉉楚金。再

是正之。作為繫傳。蓋尊許氏若經矣。宋雍熙三年。錯兄鉉。又承詔詳較說文。始取孫愐唐韻音切。行于今者。即徐本也。凡將訓纂皆沒。漢籍惟有說文。因以攷古。自是苑囿。故二徐而外。張有。復古編。郭忠恕。佩觿。及近

代趙撝謙。

六書本義。

柴廣進。

聲音文字通。

趙宦光。

說文長箋。

李登。

書文

音義優考。皆守說文。不知說文實多漏複譌舛。豈當盡从。

鄭康成與叔重同時。即已駁之。庾元威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何待李少溫。鄭漁仲。楊辛泉。戴合溪。

魏子才。吳敬甫。輩乎。而尊許者。尤多回穴。通雅嘗槩
論之。曰。有草無阜。有妙無妙。有顛無頻。無蠟而通作
獵。猶有說也。有瀏而無劉。但存訓殺之鎬。劉爲漢姓。許氏不應
但訓以殺。必有漏畧明矣。無妥而綴从妥。無春而草部有鬱。蝨部
有𧈧。𧈧。古文蠹也。𧈧。即春。春。春蠹从之。無蹤而車部有輶。無跬而跬下
讀若跬。無鶚而有鷖。與專切。則是鷖字。說文亦不載鷖。無希而禾部
有稀。俛免。免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由聲而無由。
卽非紕繆。豈無傳訛。其他通用異筆之字。輒乃複載。

此猶學之于
子。晉之于百。

鞠分爲五。企別爲四。

鞫鞠同音異

踏又有趙道。囑又

。从白。引書疇
吝爲畱吝。

徐本覬復有眊踐有衡錢

衡竊皆曰迹也

戴氏曰藍義兩用而

文畫實同。則當一條下備記之。何爲兩見。染艸瓜蒚平。瓜蒚蒚也。又有蒚文。口部有吁。驚也。于部又有吁。

驚語也。變慕也。又嬀順也。以嬀爲古文。力沈切。實與學孿聲義相通。娵婉何分于婉乎。

保互引古文。其解字立義。更多牽彊。如十二辰之類。

俱生支閔。麥爲金生火。从來有穗从父。逐爲豚走。頰以逃省。舉爲蹙鼻。曰爲合爪。止爲取象于艸。勞爲熒火燒門。舟竟兩岸爲互。變形登天爲真。何其費解也。至孫徐之妄析造音。尤不知其所據矣。古文旣遠。自有疑傳。歷年抄錄。能無錯簡。後之好之者。必爲之曲說。復何益乎。說文本多愷令所加。雲勝所注。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如黃直翁韻會所引。王伯厚所引。考異所引。多非今本。合溪動引唐本。蜀本。徐本。吳正儀

之說文亦不同。正當因他書而搜集之。備參攷也。守殘何爲。且說文所引經傳。輒非本字。如引逸周書有蚺匠。士分民之祿。周書維緇有稽。緇旄絲也。茭茭巧言。自是遺文。可無論矣。引易噬乾魚。乘馬驢如。引左傳發夷蘊崇之。以備陳三憲。孟子澆浙。詩旣禡旣禡。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此或古文如此。他如因亢龍作亢。因再三瀆作黷。其牛掣作齧。豐其屋作豐。服牛乘馬作備。天地絪縕作壹壹。的顙作駟。五品不

遜作慙。藻火粉米作璪。黼黻剛塞作慙。餅罄作室。護

艸作蕙。艸啓予之足作跲。如有所立卓爾作大穉。敵

王所愾作鎮。費誓作萊誓。

凡夫引用宏茲萊。

諒闇作燎瘖。元

曾叢脞作叢臙。

徐鉉作浬。

會弁作憎弁。我興受其敗作退

襍而不越作迭。旣微且衝作殫。曾點作黷。言偃作於。

有能俾又作嬖。我之弗辟作彘。非飲食作齎。言秣其

馬作餼。常伯作敧。粥成五服作卽。褻裘長作結衣長。

毀宗蠲行作蠲。惟家之索作索。壹戎衣作臚。彝倫攸

敦作燁。瑟彼玉瓚作璵。振振鷺作蹕。冕旒作璫。金玉作玲。率循作達。將率作衛。枯骨作骷。厖涼作甕。潑爛作殯。大夫死曰卒。作粹。面目黧黑作癯。神主作室。碁作稭。石作祔。別盛作晟。別然作然之類。不可勝數。皆因有一義。卽專一字以別之也。又如睿訓。引虞書睿。畎澮距川。川字訓。亦引此書作濬。祿字引靜女其祿。歿字又引此詩。而又有姝字。好也。秩秩或引詩戲戲。豳豳秩秩。天或引作祇。又引作祇。凡凡引作擊。又引

作已。辨切。

而隴

羽獵韋終。或作襃。引書曰。鳥獸襃毛。又

作璉。亦引此書璉毛。汜字引詩江有汜。漚又引詩江有漚。蘄蘄蘄三字。通言江夏亭名。訓愉爲薄。而引私覲之愉愉。訓坵爲屏。必誤記下文之樹塞。夕惕若夤。乃合艮之列夤。湟从日而湟从目。詔志峯免諸字。叙注有之。而無其文。可謂之不漏乎。攷叔重之時。石經已定。何獨異如此。大抵漢以後。見名多事起。稱謂易淆。故稍別之。或轉其音。或加邊旁。其專字學者。遂欲

使一字各專一義。至六朝及唐。所增無已。詞賦創奇。廣搜誤用者。一槩收之。重複累加。猥漏繁屑。皆附于說文。當漢之末。許氏固好言分別者也。亦中古以後。不得不定爲典要耳。然絕不知六書古文之原。不過因漢時所習所考所增改者。編之而已。今考其牴牾不一而足。卽尊說文者。亦曰說文非一時之筆。不能爲之解也。何怪宋元來諸家之辨論排斥乎。故魏校。

六書精蘊。

王應電。

同文備考。

吳元滿。

六書總要。

朱謀瑋。

奇復因。

鄭樵。六書略。楊桓。六書統。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推古文

而正小篆之失。誠不遺餘力矣。趙凡夫乃又掊擊鄭

戴魏吳所作長箋。一主鉉本。烏知說文非盡許氏書

又烏知許氏之未盡漢學邪。但子才輩任意造字臆

說不免。信不如恪守陳迹爲愈。然毆亡之臆。又何可

言。長箋也。必作毆。注必作、。好作好。像作祿。畢作緹。重作經。方作亡。入作至。姑論其一二。也本匱器音

移。因用也。爲助詞。故加匱別之。亡本作筐。古方作口。

太簡。故借方。今不借數千年所常用之也。與方而乃

新借毆。故凡夫之所紛更。魏吳之所創造。其病無異。

與亡乎。

學者但當依石經史漢。勿證諸家。以通古人之意可耳。金石漢碑之通。何必強合。說文重複之文。又何必強分乎。近日韻會小補。字彙。甚行。履聞之。老父。其舛誤不少。夫生于千載之下。當因前人所辨而益明之。或有采補。庶表後學。竊見管子之六壑。光武紀之繡堀。沮渠人趙敗。山海經之峯。廣韻韻會皆漏。而子謙誕生仍漏之。左傳不羹音郎。蕭望之傳。金選音刷。陸法言孫恆皆遺。而子謙誕生仍遺之。有先儒已誤者。微尊音姿。業見辨于劉杳董道。玉篇之黠。久條論于顏氏家訓。反皆收列。全不分疏。吳越春秋。甘蜜九樵。直翁誤作九樵。以證越椒。酈食其傳。握齏。增韻誤見握離之本。而直翁升菴引之。子謙誕生皆對本抄載。他如漢書于越不攷。徇高誘呂覽注之干越。列子墨尿不攷。竟收墨尿之訛。甚矣考究之難。又歐

陽公歸田錄有論打字。本論耿切。當是滴耿切。今字
景竟云。打音滴。夏舛矣。何異地理志。鮑陽音糾。紅反。
而今音糾乎。耶與邪同。耶乃後作。字彙耶反音糾。非
矣。目部有晒。引莊子以晒合驪耳部。又有晒。亦引莊
子此句。其實莊子本作𦞙。音兒。與宰夫𦞙熊蹯同。此
亦丁度公紹沿誤。不能攷定。何況明星晰晰之借爲
喇。麾城嘶邑之訛爲嘶。管言號號載其出于何本。裒
裏爪仇詳其變于何因乎。總之字學家止是對抄字
書未淹經史。如公紹韻會本撮孟蜀之書林韻會也。
孫吳與韻會因之。而方日升小補又因之。字彙亦取
韻會而加以吳才老韻補。與周伯琦正譌
耳。全未搜采辨証。安得不承譌踵誤耶。

石鼓文

岐陽石鼓凡十。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何傅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去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艸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履按石鼓。自秦漢無傳者。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

曰。虞褚歐陽。其稱古妙。蓋顯聞于唐初。而楊用修以爲發聞已先。晉王羲之嘗言之。至謂周宣王之獵碣。則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韋應物也。謂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程琳董道也。蘇軾趙明誠皆信爲宣王史籀所書。歐陽修獨疑之。言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

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

鼓也。鄭樵則斷爲秦鼓。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楊升菴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
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
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
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竹簡
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爲周宣王時物。則宣王
時用科斗書可知。輦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
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爲秦物無惑矣。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宇文周所造。焦弱侯更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此欺後世。抑失其一鼓耶。今在太學聖殿儀門鼓文已剝落。考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升菴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榻本則甲鼓字六十

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惟辛鼓字無存者。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凡四百九十七言。章樵爲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迥諸家。咸有音釋。李西涯嘗得蘓文忠舊本。蓋六百五十七言。李日華又云。東坡有手鉤石鼓文。凡三百二十五字存。世有傳者。安知不似管東

冥奉買虞石經大學耶。履按金石之文。要難盡信。豈
墓石刻。李斯識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
潘壘峰楊升菴。謂响樓碑爲禹書。王弼州則疑之。都
立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書。趙明誠則疑之。
以比于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志也。吾衍
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者。張燕公張從
紳蕭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董彥遠辨其非。卽秦篆
存者亦鮮。琅琊臺蘇軾所摹。嶧山碑鄭文寶所刊。會
稽碑申屠駟所刻。惟詛楚文。董道以爲秦文。泰山碑。
江鄰幾歐陽公以爲斯篆耳。之杲遺文。永叔且疑。而
吾子行猶謂沮楚僞作也。秦近尚爾。況殷周以上乎。
趙德甫金石錄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則秦無真蹟。又無怪矣。

傳國璽

輟耕錄載傳國璽始末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

漢書注衛宏說同續志注徐廣及通典皆作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秦始皇併六國得卞和璧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

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

晉志云螭虎紐徐令言玉璽記

云紐五盤龍

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傍高祖卽位服其

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及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

乃出璽投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詣宛。獻于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于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高貴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于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歸于勒。勒滅。入于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

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卽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

有寶璽。金皆取之。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旣取于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至元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拾得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上之。困學紀聞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

晉有天下。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紀與輿服志。以爲

秦璽誤矣。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

容燕璽也。

唐六典注。晉陽秋云。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獻玉璽一組。送建業。自晉至梁。

相傳謂之鎮璽。及侯景敗。趙思齊接以渡江。郭元建送于齊。傳周隋。隋文帝初亦謂之傳國璽。九年平陳。得真傳國璽。乃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改前璽名神璽。

隋有者。姚秦璽也。

文與秦同。

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

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

唐末帝自燔之際。以璽隨身焚焉。十國紀年曰。晉高

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遼。遼主訝其非真。

蓋在當時。

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亦已久矣。楊升菴辨元

至元之璽曰。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
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入于後唐。又唐
主存勗謀卽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卽位。則後唐
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贗矣。是以今日
旣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
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旣曰。入金與金哀
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
宋寧宗獻。若果贗而酷肖。則宋徽宗正銜名受欺者。

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
耶。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
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卽著
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托名于碩德之
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
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耳。至若宋哲宗元符元年。咸
陽民段義。刷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
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

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矣。而況于欺人乎。弘治十三年。熊翀鎮陝西。掘得玉璽一顆。文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納之。天啓時亦出玉璽。蓋可知矣。善哉周敬心之疏乎。守位曰仁。仁乃寶耳。天子豈畏白板之目哉。

石經

范曄後漢書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于碑。儒林傳云。刊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樹之學門。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

與兄書云。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隋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陸機洛陽記曰。太學

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馬日碑蔡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是晉時已不全矣。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太學講

堂東側趙子函曰此初刻也。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于碑。使工鐫之。此再刻也。履按熹平在光和前。此說非矣。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卽淳所書。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則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

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隋志又有一字石經。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

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故首之。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文宗以鄭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鏤石太學。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高重張參皆與焉。太和七年。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
體。十二月。敕于國子監堂兩廊立九經。并孝經論語
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冬。石
經成。字樣。則唐玄度請附以通古今文者也。後唐長
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
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字樣板成。田敏上之。
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

本。不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奐又爲注文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具真篆二體。石室十三經。卽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羽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至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

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監。友直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

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礪。老于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

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
碑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繆
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
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
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
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
所書。非也。通雅曰。式依衛恒說耳。今在陝西榻來者。
動卽一車。且經宋何拱鎮長安。摹榻三千餘本。民以

爲害。往往鑿削其字。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
供之。罹此二厄。全者遂少。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琛。元
駱天驤。兩修立之。故多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又何
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勅
立石壁九經。卽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
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履按陝西石經。禮記以月令爲
首。凡淵字作淵。世字作卅。民字作尸。而純字作紉。故
知其爲憲宗以後。開成之本無疑。聞嘉靖乙卯地震。

損仆之後。善本不可得矣。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然亦有掘出漢魏碑石。流傳舊榻。一二尚存。如黃長睿董彥遠所跋。王伯厚所載。毋劾母兄微言。鮮光之殘碑。是也。

榆墩集曰。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命杜操增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艸。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光六年。命胡毋敬崔瓊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三刻也。熹平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興于孝武。周禮爾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

碑等。純以八分書之。此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言于郤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刻于鄴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永熙武庫火。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榻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禮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彌對曜之亂。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砲。又殘闕矣。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穎達為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為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請補。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以小楷刻。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毋昭裔刻易書詩三禮三

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此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道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少城。此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刻之。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十九刻也。獨不及鄭覃之刻。何耶。黃俞邵曰。張孟奇云。漢嘗三書石經。以邕書爲建寧四年。其誤明甚。復以熹平四年爲謝承書。引儒林傳注爲證。攷謝承乃三國人。蓋嘗著後漢書。中嘗言熹平石經。故章懷注引之。原無詔書石經事。蓋孟奇讀書不詳之故。遂畧去注中謝承書曰字。而直以謝承書石經。則真鹵莽之過也。三則以水經注云。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謂合建寧熹平十六年中。凡三刻。夫石經之刻。自非且

夕可就。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若如孟奇所云。毋論石理堅緻。非一時剝蝕之物。而十六年中。刻而又刻。亦何不憚煩若是哉。

法帖

自有石經碑刻。應有榻帖。而未著稱。蔡邕傳言觀及摹者。車日千兩。摹則今之墨榻也。會要貞觀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開元六年。整理數同。十六年。內出二王真蹟及芝昶等古蹟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兩本者。分真蹟與真草蹟也。初貞觀中。真蹟卷帙。以貞觀字爲印縫。真草蹟。又令褚遂良

真書小字帖紙影之。所謂榻影。不知比今何法也。若但描臨。安能逼肖邪。當時亦呼榻寫蘭亭一本。入昭陵。又一本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榻寫。遂失所在。六典弘文館榻書三人。習其法也。意其兼雙鉤過朱之法乎。褚遂良傳。帝方慕羲之故帖。莫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以今想登善所影本。亦妙矣。景爲法帖。要以宋淳化爲最著。先自太平興國。詔訪筆蹟。于是荆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

王喬觀碑。昇州獻二王及桓溫等十八家石板書蹟。七年錢惟治以鍾王等墨蹟七軸獻。錢昱獻鍾王墨蹟八軸。輟耕錄曰。宋太宗留意墨翰。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

餘而不甚黦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皴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攪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蹟。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

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

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原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

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

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汪季路

曰閣帖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劉後村曰。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亦謂潭帖勝閣帖。履按舊說。六百年而神去。七百年而紙壞。以當時度之。自魏晉至淳化。約五百餘年。莫得其真。然米元章黃長睿。辯贗者幾半。甚矣其難。

也。宋至今亦約五百餘年。而宋初榻閣帖。遂爲稀有。老父曾在陳眉公頑仙廬。見一本。乃董宗伯藏者。旁有黃山谷朱書釋文。字體微肥。又一在嘉興項氏。吳恭順國華。輩附馬鴻圖。不惜重資。購天下石刻。比趙明誠之目。大半且備。而閣帖止得一卷宋榻者。蓋其珍哉。